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七



詳校官祭酒

臣  
韋諲恒

尚書注疏卷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湯誓 太甲上

仲虺之誥

太甲中

湯誥

伊訓

咸有一德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  
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傳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音義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

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  
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

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宜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陟音而疏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

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

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  
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地歷險  
迂路為出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  
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  
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陟在河  
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  
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  
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  
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  
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誓衆與  
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鄭玄云鳴條南夷  
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  
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朮湯詒曰王歸自  
克夏至于亳三朮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  
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

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  
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  
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  
得在南夷乎  
謚言是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衆疏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  
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

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  
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  
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傳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  
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今爾有衆汝曰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汝汝有衆我后  
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予惟聞汝衆  
言傳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傳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傳今汝其  
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  
邑傳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  
曷喪予及汝皆亡傳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  
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  
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  
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  
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救傳古  
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救權



以脇之使勿犯音義

格庚白反來也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復

扶又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喪息浪疏正義曰反注同惰徒卧反罰音伐齊力代反徐音來商王成

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

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

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

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

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

率遏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

情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  
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  
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  
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  
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  
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正義曰以湯於此稱  
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  
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  
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  
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  
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  
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  
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  
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邵為天下之號者契  
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

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其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

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日是日何嘗喪乎曰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脇恐下民也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脇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啟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生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櫛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徙生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脇

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

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

社疑至臣扈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

篇皆亡音義

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正句音鉤句龍共

工之子為后土扈音戶

疏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

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  
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  
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  
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  
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  
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  
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  
若商草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  
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  
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  
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  
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  
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

說以社為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  
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  
二臣自明也

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傳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  
遂伐三朥俘厥寶玉傳三朥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  
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  
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  
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傳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  
之常寶也亡音義

績子寂反從才容反朥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誼本或



作疏

傳正義曰湯伐三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

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垆傳自三股而還大垆地名仲

虺作誥傳為湯左相奚仲之後音義

夏亥雅反垆故

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故疏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

報反相息亮反

奚弦雞反

于大垆之地其臣仲虺

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  
故傳言自三朥而還不言歸自三朥而言歸自夏者  
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  
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朥耳大坳地名未知所  
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  
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  
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正義曰定元年左傳  
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疏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  
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

嗚呼至用夾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  
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

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  
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  
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  
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  
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同命不言之微子之命  
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  
亦足句也傳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  
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  
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  
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  
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  
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  
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  
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音義

湯伐桀武功成

故號成湯一

疏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

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

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  
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  
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  
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傳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  
順天命而已無所慙音義纘子管反應對之應夏王有罪矯誣

上天以布命于下傳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天用桀無道故不善  
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為主也音義

矯居表反誣音無臧作郎反

疏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

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

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肇我

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傳始我商家國於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傳言商家

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音義

繁音煩莠羊九反  
批悲里反徐甫理

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  
反颺音揚矧申恐反惡烏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

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

有聖德兼有此行音義

近附近之近  
行下孟反

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

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

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音義**

懋音茂吝良刃反王如字又于況反

**疏**

正義曰於德能

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克寬克**

仁彰信兆民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乃葛伯仇

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傳葛伯遊行見

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

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音義

仇音求餉式亮反

疏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

過之事用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

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

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音義

後胡改反

蘇字亦作蘇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

良則進之明王之道疏

傳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

兼弱攻昧取

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

之言正義疏

傳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

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音義

推土雷反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

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音義

懈工債反

疏

正義曰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言脩

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  
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則情必不附雖九  
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也九族舉親以明  
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之義有二案戴禮及尚書緯歐  
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  
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  
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  
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  
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  
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欲王自勉

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  
世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

若者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音義

中如字本或作

忠非裕徐以樹反王徐于况反又如字好呼報反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傳有

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傳王

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音義

鮮息淺反覆芳服反暴蒲報反或作

越

序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

誥疏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

此至亳乃作故

次仲虺之下

湯誥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音義

誕音但告工毒反

疏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

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稱曰予

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大上帝天

也衷善也疏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

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傳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

甚音義

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

疏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

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  
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傳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

下災異以明禁罪惡謹寤之而禁不改音義寤紆元反

寤五  
故反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問桀百

姓有何罪而加虐乎音義台音怡牡茂后反 疏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牡用



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  
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  
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  
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  
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  
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  
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  
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  
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  
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傳聿遂也大聖陳力

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音義聿允橘反述也戮

說文力周反史記音疏傳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  
力消反穢於廢反申遂故事為遂也戮力猶勉力

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桀代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

知其罪退伏違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

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成飾

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音義

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飾也

煥呼亂反

**疏**

正義曰禁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澤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

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

易序卦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桀

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音義

俾必爾反徐甫婢反使也輯音集又

七入反戾

**疏**

傳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

力計反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慄慄危

懼若將隕于深淵傳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音

義

懷音栗隕  
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傳戒諸侯與之更始彝

常愾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音義

彝徐音夷  
愾他刀反

爾有善朕弗

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傳所以不

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疏

正義曰鄭玄  
注論語云簡

閱在天心言天  
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

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世之美音義

忱市林反

序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

法一篇亡音義

咎其九反單音善卷末同

疏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

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

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祖后傳凡三篇其二亡疏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

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祖后三篇傳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

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 伊訓傳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奠殯而告音義

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祠音辭祭也

疏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

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奉嗣王祇見厥祖傳居位主喪侯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甸羣后咸在傳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傳伊尹制

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

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音義

見賢遍反甸徒遍反總音慤

疏傳

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先君謂禹

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音義

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

羊疏傳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反疏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

啟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

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傳莫無也言皆安之

暨鳥獸魚鼈咸若傳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音

義

暨其器反疏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鼈必滅反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

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傳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

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毫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

音義

毫旁各反徐扶各反

疏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毫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

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傳言立

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音義

長丁反

疏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

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

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音義弗扶疏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弗反疏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勳皆法古賢也居上克

明傳言理恕疏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為下克忠

傳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

常如不及恐有過疏

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

以陵物也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危懼動

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音義

操七曹反又七報反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

王言仁及後世音義

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

制官刑儆于有位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

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  
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  
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  
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傳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  
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  
之風俗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傳有一  
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

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頤

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音義居傲

領反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殉辭俊反徐辭荀反敗音田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

直利反罵魚巾反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頤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疏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敗

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敗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笑不可樂酒而歌故以

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

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疎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



俗也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焚  
云德威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十愆有一則亡國喪  
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  
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  
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頤涅以墨司刑  
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  
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  
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音義

洋洋音羊  
徐音翔

疏

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  
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祥善也天

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齊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

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

尹至忠之訓音義

賁刀代反

疏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

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  
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  
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  
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  
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  
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

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序肆命傳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序徂后傳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序太甲既立不明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傳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三年復

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音義

朝直  
遙反

疏

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于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傳正義曰此篇承伊尹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故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上傳戒太甲故以名篇疏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

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  
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  
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  
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音

義

倚於疏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  
綺反疏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

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  
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  
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罔應多矣太甲終  
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  
也傳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  
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阿  
倚衡平也伊尹湯倚  
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謏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傳顧

謂常目在之謏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音義顧

故謏音是說文疏傳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謏與是

理也祇巨支反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

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

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傳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

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傳伊

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音義

遠于萬反監工暫反辟必亦反徐甫

亦疏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反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

嗣王丕承基緒傳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傳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

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音義

王普悲反

徐甫眉反先見並如

字注同相息亮反

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  
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  
啓迪後人傳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  
越厥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



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  
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傳止謂行  
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傳言

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音義妹音俊

亦作畷迪大歷反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  
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懌

音疏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  
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

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  
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

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  
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  
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  
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  
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  
當以意風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  
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窮也傳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  
謂夜向晨也釋詁云至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  
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生以待旦而行之言  
先王身之勤也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  
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括謂矢末  
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  
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

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天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傳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

以不已音義

輕遣疏傳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

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傳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

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音義

義本亦作誼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

近之近令

疏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

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疏

傳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

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冕冠也

踰月即吉服音義

闋苦穴反冕音免

疏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

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

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升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

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頌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傳言王能終其

德乃天之顯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音義

胥息餘反

疆居  
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

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傳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

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音義

底之履反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

疏

傳正義曰釋言云連微也微召也轉以相訓故連為

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

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

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傳孽災逭逃也言天災

可避自作災不可逃音義

孽魚列反疏傳正義曰洪範

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

謂之害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

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達

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升鼎耳可

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

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

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



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  
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

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音

義

背音佩徐  
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首至手疏

傳正義曰周禮大祝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

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

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脩厥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傳言脩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

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傳言湯

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

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傳湯俱與

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

仁惠音義

後胡啟反

疏

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義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

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

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奉先思考接下思恭傳以念祖

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言當以

明視遠以聰聽德音義

懋音茂

疏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得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

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

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  
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朕承王之休

無斃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音義

斃音亦厭於艷

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民  
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言鬼  
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傳言居天

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疏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

皆詰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德惟治否德亂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

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

在所任治亂在所法音義

治直吏反注及下同

疏

傳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

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與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

安危在所任也

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疏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

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

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傳

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

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

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

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

將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

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傳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

勿以自藏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

貞傳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

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音義

弗扶疏傳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弗反疏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

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傳利

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成功不退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音義

覆芳疏傳正義曰四服反疏時之序成功

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傳言君臣各以其



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

太甲疏

正義曰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

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

正義

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  
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王監不周物志既少  
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  
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  
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  
其二三故專  
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傳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傳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東  
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

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  
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  
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  
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

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  
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正義曰伊  
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  
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  
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  
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  
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  
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  
已廕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  
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  
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  
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  
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  
甲潛自出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  
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

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傳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傳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

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音義

疏徐市林反

疏

正義

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頤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

神主傳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

謂之受天命疏

傳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

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亦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

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

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

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

惟民歸于一德傳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

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音義王于況反

下以王同或如疏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微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

字僭子念反

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微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音義

行下孟反殺色

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為上之為于偽反為民同為德之為如字為下同徐皆于偽反易以政反

疏

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

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



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  
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  
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  
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  
日新之義也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  
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  
也同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  
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  
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同命之文  
以忠良充之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  
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  
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  
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其難其慎者此  
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  
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  
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

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

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  
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傳  
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  
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音義烝之承反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  
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傳能整齊萬夫其

政可知音義

長之疏正義曰此又勸王修德以立後世

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  
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  
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  
勸王使為善政也傳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  
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  
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  
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  
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  
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  
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  
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  
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  
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  
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  
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  
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  
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  
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  
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  
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  
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  
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傳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傳上有狹人  
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  
人君所以成功音義狹戶夾反盡徐疏正義曰既言君  
子怨反注同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  
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  
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  
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  
也

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傳訓暢其所行  
功德之事作沃丁傳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音義

沃烏毒反徐於毒反

疏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

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序伊陟相太戊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

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成又四篇傳贊告也巫

咸臣心皆亡音義

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云太甲子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

直遙反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又治也

疏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

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成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戌立是太戌為小甲弟  
太庚之子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  
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  
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  
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楹之曰拱  
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  
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  
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  
昌劉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  
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  
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  
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戌問於伊陟伊陟曰  
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大戌退而  
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戌  
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  
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



故贊為告也。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素君爽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序太戊贊于伊陟傳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傳。

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疏。

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

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也。以原命名篇，猶如同命畢命也。

序仲丁遷于囂傳太戊子去毫，囂地名作仲丁傳陳。

遷都之義亡音義。

五

疏。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

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蹠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顯云蹠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蹠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教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毫有祥知仲丁遷于蹠去毫也

序河亶甲居相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

傳亡音義

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序祖乙圮于耿傳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

曰圮作祖乙傳亡音義

圮備美反徐扶疏傳正義曰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蹕謂遷來向蹕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蹕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

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圯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瑯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注疏卷七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湯誓序升自陟傳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劉敞曰言  
升陟者謂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  
和孔氏乃云出其不意孫吳之師非湯與伊尹之義  
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庶○臣召南

按文義應作湯戒誓士

衆又按此篇今爾有衆汝曰及今汝其曰皆謂士衆  
不欲伐夏故作誓明必往之義孔傳解經全非經意

至序所云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則此誓已後之事也林之奇曰此篇是始興師誓衆於亳邑之辭甚確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垌仲虺作誥○臣召南按史記作

至於泰卷陶中囂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歸大戴作仲傀趙岐曰萊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為湯左相是伊尹為右相

成湯放桀於南巢疏桀奔南巢一段○臣浩按疏一條

監本誤移於後文奉若天命注下又此篇疏並不依  
經傳之次以類相從今竝一一移正

湯誥序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臣召南按伏

生今文無湯誥而孔壁古文有之即此篇王歸自克  
夏云云是也乃史記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  
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  
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皋陶久  
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

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按其辭酷類尚書但今文本闕湯誥古文具存不知司馬遷何處得此逸篇也附錄於此

若有恒性○羅欽順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

自成湯始

臣浩

按此句宋儒連上降衷於下民讀即



中庸天命之謂性也孔傳則連下克綏厥猷讀

伊訓序太甲元年疏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蘇軾曰本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殷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

伊尹祠於先王○王應麟曰漢律厯志引伊訓伊尹祠

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自周有終傳周忠信也○蘇軾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王柏曰周當作君金履祥曰古文字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亦云當作君

乃陳戒於德疏傳稱祖甲即太甲也○臣召南按此說

不確若無逸所稱祖甲即是太甲則何以叙於中宗高宗之後

附序仲丁遷於囂○囂史記作啟

附序祖乙圮於耿傳圮於相遷於耿○王應麟曰殷本紀謂祖乙遷於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於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自祖乙以乙未踐位至盤庚己亥已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此之久也當闕所疑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三行然而旱乾水溢刊本溢訛益

今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抒能帥禹者也刊本帥訛師據

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具訓于蒙士刊本具訛其今

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言治亂在所與耳刊本與訛

去今改

第四十一頁後七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  
廟刊本祖訛祀猶若漢宣帝刊本若訛苦今並  
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上篇言其告歸刊本上訛土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

臣方

煊

校對官編修

臣鄭

燦

謄錄貢生

臣周

廷琰